

仙人王喬傳說考

羅雲丹

王喬(或稱王僑、王子喬、王子僑)作為傳說中的仙人,在古代詩文中多有出現。本文擬對王喬傳說的源流以及古代文學作品中的王喬典故作初步的考證和研究。五代蜀杜光庭《王氏神仙傳》云:“王喬有三人:有王子晉王喬,有葉縣令王喬,有食肉芝王喬,皆神仙,同姓名。”⁽¹⁾可見古人固已認識到王喬傳說之眾說紛紜,但杜說尚不準確,以下具考之。

一、王喬傳說的起源

王喬的傳說最早見於西漢文獻,如《楚辭》、《淮南子》等。

《楚辭》中多處出現“王喬”或“王僑”,但都不是出現在屈原的作品中,瞭解這一點有助於判斷王喬傳說的產生時期。

《楚辭·遠遊》的作者至今未有定論⁽²⁾,此篇裏出現了“王喬”之名:

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 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王逸注:上從真人,與戲娛也。)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王逸注:常含天地之英華也。)精氣入而羸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王逸注:觀視朱雀之所居也。)見王子而宿之兮,(王逸注:屯車留止,遇子喬也。)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滉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王逸注:仙路徑也。)⁽³⁾

王逸注王喬爲真人，而跟從王喬的方式是“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這是呼吸吐納之術，說明王喬乃導引之士。“王喬”又被稱爲“王子”，王逸注爲“遇子喬”，“王子”是對人的尊稱，如孔子、孟子一般，而不能認爲是《列仙傳》中的王太子晉。

《楚辭·惜誓》的作者亦至今未有定論^[4]，此篇也出現了“王喬”之名：

乃至少原之壘兮，（王逸注：少原之壘，仙人所居。壘，一作野。）赤松王喬皆在旁。（王逸注：言遂至眾仙所居，而見赤松子與王喬也。喬，一作僑。）二子擁瑟而調均兮，（王逸注：均，亦調也。）余因稱乎清商。（王逸注：清商，歌曲也。言赤松、王喬見已歡喜，持瑟調絃而歌。我因稱清商之曲最爲善也。）澹然而自樂兮，（王逸注：澹，一作淡。）吸眾氣而翱翔。（王逸注：眾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沆瀣之氣也。言已得與松喬相對，心中澹然而自欣樂，俱吸眾氣而遊戲。）念我長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鄉。（王逸注：言屈原設去世離俗，遭遇真人，雖得長生久仙，意不甘樂，猶思楚國，念故鄉。忠信之至，恩義之篤也。）^[5]

《楚辭·哀時命》爲西漢武帝時期嚴忌所作，其中出現了“王僑”之名：“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僑而爲偶。”^[6]

《惜誓》和《哀時命》中都將王喬和赤松子並列。赤松子是傳說中的真人，《史記·留侯世家》：“留侯乃稱曰：‘……原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7]赤松子被認爲是導引之士，王喬與之並列顯然是也被看作赤松子一流的人物。

《楚辭·九歎·遠遊》傳爲劉向所作，其中也出現了“王僑”之名：

譬如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王逸注：言己志意高大，上切於天，譬若仙人王喬乘浮雲載赤霄，上凌太清，遊天庭也。）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王逸注：言己修行眾善，冀若仙人王僑得道不死，遂與天地動其壽命，與日月比其光榮，流名於後世，不腐滅也。）^[8]

由於“王喬”或“王僑”不見於《楚辭》之前的文獻，而《楚辭》中出現“王喬”或“王僑”的《遠遊》、《惜誓》這幾篇的作者及產生時代均有爭論，因此王喬傳說的產生時間尚不能確定，只能判定最遲在西漢初，其傳說就已經盛行了。

《淮南子》中亦多次出現“王喬”之名。如《淮南子·齊俗訓》：

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出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赤明也。^[9]

《淮南子·泰族訓》：

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慝之紛，汲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躒虛輕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10]

這兩處也將王喬和赤松子並列，說他們“吹嘔呼吸，吐故內新”、“呼而出故，吸而入新”，顯然也是將王喬、赤松子看作吐納、導引之士。

除《楚辭》、《淮南子》外，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漢初竹簡《十問》中有“王子巧父”向彭祖問養生的記述：

王子巧父問彭祖曰：“人氣何是為精瘠(乎)？”彭祖合(答)曰：“人氣莫如竣(股)精。……死生安在，徹士制(制)之，實下閉精，氣不(漏)泄。心制(制)死生，孰為之敗？慎守勿失，長生累世(世)。累世(世)安樂長壽，長壽生於蓄積。”^[11]

這裡出現了“王子巧父”，“父”，音甫，在古代常作為男子的美稱，附在名、字的後面。如王粲《登樓賦》：“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12]稱孔丘為尼父，所以這裏的“王子巧父”是對王子巧的

美稱，而“巧”和“喬”是可以通用的，且這裏的王子巧也和養生聯繫在一起，故“王子巧父”疑即王子喬。

東漢王充《論衡》：

世或以辟穀不食為道術之人，謂王子喬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逾百度世，遂為仙人，此又虛也，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為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飽穀，一以氣盈。^[13]

可見，從西漢初年（或者更早一些時候）到東漢，王喬是與“導引”、“吐納”、“食氣”、“辟穀”等聯繫在一起的真人，後世道書《雲笈七籤》卷三十四記有王子喬導引法，稱：“王子喬八種導引法，延年益壽。”^[14] 仍約略可見其影響。

二、王喬傳說的流變

在整個西漢時期，王喬被認為是行吐納、辟穀、導引的真人，並無異說。到了東漢，開始出現蜀人王喬、葉縣令王喬、周太子晉王喬等不同傳說，亦開始流傳崔文子向王子喬學仙、王喬墓等故事。我們固可如杜光庭那樣認為有幾個同姓名的神仙王喬，但其實將這些傳說視作同一個仙人傳說的流變似更妥當。

（一）蜀人王喬

蜀人王喬的說法最早見於《淮南子·齊俗訓》高誘注（原文見前）：“王喬，蜀武陽人也，為柏人令，得道為仙。”^[15] 但高誘未具體記述這個王喬的故事。

蜀之武陽，在今四川彭山縣境。司馬彪《續漢志·郡國》：“武陽有彭亡聚。”劉昭注引《益州記》曰：“縣有王喬仙處，王喬祠今在縣下。”^[16] 今彭山縣境北平山，即王喬煉養成仙處。後張陵創教，

於此立北平治。

後世有承襲高誘的說法並加以發揮的，《王氏神仙傳》云：“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非仙才靈骨，莫能致之。王喬食之，得道。今武陽有靈仙祠。”^[17]在杜之前，古籍中並沒有王喬食肉芝成仙的記載，未知杜說何據。而杜發揮高說恐與其在唐末入蜀以後，長期居於蜀地有關。

此後蜀人王喬的傳說僅見於道教仙真傳記中，影響不大。且道書皆承襲杜說，如元朝道士趙道一編集的《歷世真仙體道通鑒》謂：

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三百丈，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為柏人令，遂於東嶺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18]

(二)太子王喬

王喬為周靈王太子晉的說法在《列仙傳》成書以後最為流行。太子晉是周靈王的太子，《國語·周語下》靈王二十二年云：

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澤。……”王卒壅之。^[19]

這段記載可見太子晉是一個聰明賢德的王子，但並無特別神異的事跡。

對太子晉的記載已涉神異的是《逸周書》，後世學者多以為此書是戰國人所編^[20]。《逸周書》雖然是晉代出自汲冢，但《左傳》以及漢代司馬遷《史記》、許慎《說文解字》、鄭玄《周禮注》等，均已引

用《周書》的材料，可見春秋戰國至漢代，該書曾廣為流行，《漢書·藝文志》也明確記載：“《周書》七十一篇。”^[21]其中《太子晉解》這一篇荒誕無稽，與全書體例迥異，或以為是一篇竄入《逸周書》的戰國古賦^[22]。《逸周書》卷九太子晉解：

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逡巡而退，其言不遂。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若不反，及有天下，將以為誅。”平公將歸之，師曠不可曰：“請使暝臣往與之言，若能懷予，反而復之。……”王子曰：“……吾聞汝知人年之長短，告吾。”師曠對曰：“汝聲清汗，汝色赤白，火色不壽。”王子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汝慎無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23]

東漢王符的《潛夫論·志氏姓》、應劭的《風俗通·正失》也記述了《周書》的這部分內容，同時將太子晉與王子喬聯繫起來。《潛夫論·志氏姓》：

周靈王之太子晉，幼有成德，聰明博達，溫恭敦敏。穀、維水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以為不順天心，不若修政。晉平公使叔譽聘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逡巡而退，歸告平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譽弗能與言，君請事之。”平公遣師曠見太子晉。太子晉與語，師曠服德，深相結也。乃問曠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長短。”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汗，火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女慎無言，殃將及女。”其後三年而太子死。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去期，故傳稱王子喬仙。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因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24]

《風俗通·正失》“葉令祠”云：“《周書》稱靈王太子晉幼有盛德，聰明博達。”^[25]則明言其記述是依據《周書》。然今《逸周書·太子晉解》不載此句，蓋脫佚也。

《列仙傳》舊題西漢劉向撰。經後人考訂，應為東漢或魏晉方士所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作了較詳細的辨析^[26]，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認為此書盛行於東漢，“蓋明帝以後，順帝以前人之所作”^[27]。《列仙傳·王子喬》：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游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見桓良曰：告吾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顛。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見，舉首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於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28]

《列仙傳》成書後，王子喬是太子晉的說法被廣泛接受，道書普遍沿用其說，《仙苑編珠》^[29]卷中云：

王喬，字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年後以七月七日於緱氏山控鶴沖天。仙經云仙位為侍帝晨領五嶽司桐柏真人，治天臺金庭洞。^[30]

《歷世真仙體道通鑒》云：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生而神異，幼而好道。……常好吹笙作鸞鳳之音，……一日，天臺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金光藏景錄神”之法，……浮丘公密降其室，賜以靈藥，接以登高山。後數年友人林良遇子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升天，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良與故人群官見子晉棄所乘馬於

澗下飲醞如初，子晉乘白鶴謝時人，升天而去。遠近觀之，咸曰：“王子登仙。”……升天為右弼，主領五嶽司侍帝晨，號桐柏真人，理金庭洞天。^[31]

(三)葉縣令王喬

《風俗通義·正失》“葉令祠”中記述民間有以葉縣(即今河南葉縣)令王喬為仙人王喬，葉令祠為祭祀王喬所立的傳說：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恠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侯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烏耳，使尚方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王棺於？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守班錄皆先謁拜，吏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音聲，但云“葉”。太史侯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即仙人王喬者也。^[32]

應劭否定了這種傳說，認為葉令祠是祭祀《左傳》裏的葉公子高的地方：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祠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

……

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別安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33]

但儘管應劭否定這個傳說，范曄在《後漢書·方術傳》中卻仍記載了這個故事：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即明帝）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烏焉。乃詔尚書課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也，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34]

《後漢書》的記載使得這一故事廣為流傳，此後道書關於葉令王喬的記載多據《後漢書》，如《洞仙傳》^[35]稱：

王子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為尚書郎，出為葉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每見子喬先生至，不見有車馬跡而怪之。明帝密使星官占候，輒見雙鳧從東南飛來，乃羅得一隻履。時人異之。^[36]

這與《後漢書》的記述大同小異。《歷世真仙體道通鑒》卷二十則直接注明其所記葉令王喬事是“出《後漢書》”，只是後面多記了一句：“祠後改雙鳧觀，屬汝州。”^[37]

唯《仙苑編珠》卷中所記有較大不同：

王喬者，仙人也，混跡為鄴令，夜會仙府，朝返蒞事，人不知之，忽一旦，廳吏見雙鳧飛入，廳吏以帚擊之，墜地，乃喬雙鳥也。^[38]

其所記王喬為鄴令，鄴在今河北臨漳西南，其故事也與《後漢書》有出入，但其核心仍是“王喬雙鳥”事，當仍是依據《後漢書》而來。

(四) 崔文子學仙王子喬的故事

《楚辭·天問》原文沒有提到王喬，但在王逸注裏卻記述了一個有關王喬的故事，《天問》原文為：“白蜺嬰葦，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固不能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注云：

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葦，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屍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崔文子取王子喬之屍，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筐，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喬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39]

《天問》原文恐與王喬無關，王注只能看作是其所引述的一個東漢流傳的王喬故事而已。這個王喬顯然亦與導引、吐納沒什麼關係。不能因為是出現在楚辭注中就認為這個王喬是楚辭中的王喬。

應劭《漢書音義》注《漢書·郊祀志》“為方仙道，形解銷化”句，云：“《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王子喬化為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屍也，須臾則為大鳥飛而去。”^[40]但今本《列仙傳》中雖有崔文子的故事，卻與王子喬完全無關，這說明當時的《列仙傳》與今本《列仙傳》可能不同，或者應劭所引為逸文。

晉干寶《搜神記》卷一中也記錄了王逸和應劭引用的內容：

崔文子者，泰山人也。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蛻而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蛻，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屍也。置之室中，覆以敝筐。須臾，化為大鳥。開而視之，翻然飛去。^[41]

如上所述，崔文子學仙王子喬故事中的王子喬未知是哪個王喬，只能看作是東漢開始流傳的王喬故事中的一個。

(五)王喬墓的故事

東漢蔡邕的《王喬錄》記述了一個王喬墓的故事：

漢永和元年十二月，臆夜，王喬墓上有哭聲，王伯聞，但往視之。天降大雪，見大鳥之跡，並祭祀處，採薪者尹秃見人冠衣曰：我王喬也，汝莫取吾墓樹。忽不見。^[42]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三記述甚詳：

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塚者，其西有箕子塚。”今城內有故塚方墳，疑即杜元凱所謂湯塚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塚。塚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文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之墓，暨於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之。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着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塚前，呼採薪孺子尹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熹，嵇故老之言，感精

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儔，自遠方集，或絃歌以歌大一，或覃思以歷丹丘；知至德之宅兆，實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43]

梁國蒙縣在今河南商丘東北四十里，王子喬碑是恒帝延熹八年（1657）遣使祭祀王子喬時，邊乾所作。王喬在此時竟然受到了皇帝的隆重祭祀，可見王喬傳說在東漢末年之盛行。然酈道元懷疑所謂王子喬塚實乃成湯塚，頗有道理。且王喬墓傳說中的王喬亦未知是哪一個王喬。

三、關於喬松

王喬和赤松子早在《楚辭》、《淮南子》中就被並舉，二者又常被合稱為喬松或松喬。

喬松一詞最早見於《詩經·鄭風·山有扶蘇》：“山有喬松，隰有游龍。”^[44]但這裏的喬松是指高大的松樹。

《戰國策·秦策》記蔡澤說范雎曰：“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45]這裏“喬松之壽”和“伯夷之廉”形成對句，但是伯夷是一個人，喬松與之相對恐難理解為王喬和赤松子兩個人，故這裏的喬松應該還是和詩經中的喬松一個意思。

在西漢初年陸賈的《新語》裏也有“喬松之壽”的說法：“□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46]這裏的“喬松之壽”是和“晉楚之富”作為對句被使用的，而晉、楚是對等的兩者，所以喬松恐應視為喬和松兩者，但這裏的喬松是否指王喬和赤松子呢？尚無法證實。

《史記·李斯列傳》記趙高語於李斯曰：“君聽臣之計，即長有

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47]這裏“喬松之壽”與“孔墨之智”相對，孔墨指孔子和墨子，則喬松理解為王喬和赤松子應無問題。

《漢書·王吉傳》載昭帝時吉上疏諫昌邑王曰：“休則俯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48]《漢書·王褒傳》載宣帝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啣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49]這兩處喬松（僑松）和導引、行氣之術聯繫在一起，顯然是指王喬和赤松子。

班固《西都賦》：“聘文成隻丕誕，馳五利之刑所，庶松喬之群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這攸館，非吾人之所寧。”^[50]這裏首次出現“松喬”一詞，文成、五利是漢武帝時的方士，松喬顯然是指王喬、赤松子。

四、文學作品中的王喬典故

王喬傳說的紛紜，使得我們對於文獻中涉及的王喬典故有必要加以區分，以免陷於混亂。

上文已經提到，王喬在最初的傳說中是行導引之術的真人，《楚辭》、《淮南子》、《史記》、《漢書》等文獻中的王喬都是這個真人王喬。但過去作注者常犯錯誤，例如，王逸注《楚辭》中的王喬為真人本來很正確，而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在涉及王喬的地方皆補引《列仙傳》，但實則《楚辭》中的王喬並非《列仙傳》中的太子晉，引用《列仙傳》去注釋《楚辭》，純屬畫蛇添足，徒增混亂。

《列仙傳》在晉以後廣為流傳，在諸多仙真傳記中影響最大，文人多用其中神仙事跡以為典故，故太子晉王喬的典故在後世文學作品中出現最多，例如，晉人何劭《遊仙》：“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凌峻岳，連翩御飛鶴。”^[51]“友道發伊洛”、“連翩御飛鶴”正

是依據《列仙傳》的記述。孫綽的《天臺山賦》也有“王喬控鶴以冲天”^[52]之句。唐代崇信道教，求仙訪道之風盛行，唐詩中引用王喬典故的很多，其中多數亦指太子晉，如宋之問《相和歌辭·王子喬》：“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騎雲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君衣。”^[53]李白《至陵陽山登天柱石，酬韓侍御見招隱黃山》中有：“因巢翠玉樹，忽見浮丘公。又引王子喬，吹笙舞松風。”^[54]杜甫《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群。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55]陳陶《續古二十九首》：“矻矻蓬舍下，慕君麒麟閣。笑殺王子喬，寥天乘白鶴。”^[56]此外很多詩歌中直接出現“子晉”或“王子晉”，如沈佺期《相和歌辭·鳳笙曲》：“憶昔王子晉，鳳笙遊雲空。”^[57]李白《感遇四首》：“吾愛王子晉，得道伊洛濱。金骨既不毀，玉顏長自春。”^[58]白居易《王子晉廟》：“子晉廟前山月明，人聞往往夜吹笙。”^[59]杜牧《寄題甘露寺北軒》：“孤高堪弄桓伊笛，縹緲宜聞子晉笙。”^[60]李商隱《人日即事》：“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61]

《後漢書》作為正史對後世影響很大，使得葉縣令王喬的典故在文學作品中也出現甚多，如：沈約《答謝宣城》：“王喬飛鳧鳥，東方金馬門。”^[62]李嶠《鳧》：“李陵賦詩罷，王喬曳鳥來。”^[63]王昌齡《奉贈張荊州》：“王君飛鳥仍未去，蘇耽宅中意遙緘。”^[64]李白《贈王漢陽》：“天落白玉棺，王喬辭葉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猶乘飛鳧鳥，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65]杜甫《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66]

相比之下，蜀人王喬的典故在文學作品中少有出現。這可能是因為蜀人王喬的故事不甚流傳，在高誘之後，僅見於一些道書，故影響不大。

王喬墓、崔文子學仙王子喬的典故也少有出現，也是因為這兩個故事影響較小。

總之，王喬故事作為仙人傳說中的典型一例，考證其流傳演變對研究中國文學中仙人形象的產生、變化及其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王氏神仙傳》已亡佚，但本文引用的內容《類說》卷三王氏神仙傳“王氏有三”條，《歷世真仙體道通鑿》卷五“王喬”條皆有引用。各書所引文字略有出入，本文據《說郛》所引。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頁。

〔2〕王逸認為是屈原作品，但後世學者基本上都否定《遠遊》為屈原所作，過去否認屈作者，多主張為漢代作品，如吳汝綸以為是“後人做《大人賦》為之”（《古文辭類纂評點》），陸侃如以為“大約是漢代的一個無名氏偽託的”（《屈原評傳》四《餘論》），郭沫若以為是大人賦底稿（《屈原賦今譯·後記》）。而今人趙逵夫以為是唐勒所作（見趙逵夫《唐勒〈論義御〉與楚辭向漢賦的轉變——兼論《遠遊》的作者問題》，《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5期），但趙說遭到質疑（參見力之《〈遠遊〉非唐勒所作辨——與趙逵夫先生商榷》，《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3〕《楚辭補注》本《楚辭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

〔4〕王逸《惜誓序》曰：“《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今人趙逵夫以為是唐勒所作（見趙逵夫《〈惜誓〉的作者與作時》，《文獻》，2000年1月），但遭到力之的質疑（參見力之《〈惜誓〉非唐勒所作辨——與趙逵夫先生商榷》，《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

〔5〕《楚辭補注》本《楚辭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

〔6〕同上。

〔7〕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73年排印本。

〔8〕《楚辭補注》本《楚辭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

〔9〕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

〔10〕同上。

〔11〕《十問》，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2〕王粲《登樓賦》，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後漢文》卷九十，中華書局，1991年版。

〔13〕王充《論衡》，見《諸子集成新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張君房《雲笈七籤》，《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98年版，第22冊243頁。

- [15]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版。
- [16]司馬彪《續漢志》，中華書局，1965年版。
- [17]陶宗儀等編《說郛三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頁。
- [18]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鑿》，《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第5冊138頁。
- [19]《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20]李燾謂其“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見”（《汲冢周書序》）。陳振孫謂其“文體與古書不類，似戰國後人依倣為之者”（《直齋書錄解題》）。
- [21]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
- [22]對《太子晉解》，學者多有研究，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謂：“記述頗多誇飾，類於傳說，余文不然。”呂思勉《經子解題》謂此篇“頗類小說家言”。劉光明《逸周書中的一篇戰國古賦》（《文史知識》1996年6期）則認為“它其實是一篇竄入《逸周書》的戰國古賦”。
- [23]黃懷信《逸周書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 [24]王符《潛夫論》，《諸子集成新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中華諸子寶藏編纂委員會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25]應劭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
- [26]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
- [27]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版。
- [28]《列仙傳》，《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第5冊68頁。
- [29]題天臺山道士王松年撰《道教神仙傳記》，三卷。前有序，今人陳國符據此考定作者為五代或宋人（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版）。
- [30]《仙苑編珠》，《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第11冊29頁。
- [31]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鑿》，《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第5冊118頁。
- [32]應劭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
- [33]同上。
- [34]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0冊2712頁。
- [35]《洞仙傳》，作者不詳，《道教神仙傳記》，一卷。《隋書·經籍志》收錄，不著撰人，十卷。則知此書成於隋之前。今《雲笈七籤》卷一百一十所載非原書全貌。
- [36]《洞仙傳》，《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第22冊755頁。

〔37〕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鑿》，《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第5冊215頁。

〔38〕《仙苑編珠》，《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第11冊35頁。

〔39〕《楚辭補注》本《楚辭章句》，中華書局，1983年版。

〔40〕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

〔41〕干寶《搜神記》，《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

〔42〕《王喬錄》今已亡佚，此處引文見《太平御覽》卷三十三，中華書局，1959年版。

〔43〕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叢書集成初編》，中華書局，1991年版。

〔44〕《詩經》，十三經注疏清阮元刻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

〔45〕西漢·劉向編《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二版。

〔46〕《新語校注》，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1986年8月第1版。

〔47〕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73年排印本。

〔48〕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83年排印本。

〔49〕同上。

〔50〕班固《西都賦》，《文選》李善注，中華書局，1974年影印本。

〔51〕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華書局，1983年版。

〔52〕同上。

〔53〕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版。

〔54〕同上。

〔55〕同上。

〔56〕同上。

〔57〕同上。

〔58〕同上。

〔59〕同上。

〔60〕同上。

〔61〕同上。

〔62〕此詩附收在謝朓《謝宣城詩集》卷四《在郡臥病呈沈尚書》後，南齊·謝朓《謝宣城詩集》，《四部叢刊初編》，上海書店，1989年重印本。

〔63〕彭定求等編《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版。

〔64〕同上。

〔65〕同上。

〔66〕同上。